

大盈山

编者寄语

《校园门口的小白杨》，时光会记得，那些在白杨树下的等待与守望，那些悄悄生长的年轮与牵挂，将成为生命里最温暖的印记，永远留在这校园的晨光与暮色里。

《老宅》，老宅还有很多角落没有到过，在老宅里居住过、玩闹过的情景，都是不可磨灭的风景。

《云洞岩的树》，走出一线天，便可看见一棵树纤细秀挺，立于峻峭大石之中，树干光滑，树冠繁茂，每一枝都铁画银钩，每一叶都矍铄抖擞，直挂风云。

昔年游浙东雁荡，曾见云绕奇峰、瀑挂青崖，原以为山间奇景不过如此；亦曾在皖南深谷溪流穿一线天，遇着这般让人心底一震的树石相依之境。

石隙渐窄时，仅容一人侧身，壁上苔痕濡湿，沾衣微凉。行至半途，忽闻风穿叶隙之声，细碎如絮语，心下疑惑——狭径无草木，何来叶声？复行数步，石隙豁然开朗，曦光骤然扑面，原来已出幽径。

眼前横卧数块峻巨石，青灰石面斑驳，或覆苍苔，或嵌松针，如古卷上晕开的墨痕。而石罅中，竟独挺一树。

细干若素缟，光滑无纹，却不向石压处折腰，直上数尺，至半空方舒枝丫。冠盖疏朗，删繁就简，无半分冗枝，仿佛画师落笔前早已胸有成竹，只留筋骨，不添赘墨。

近前细观，枝柯虬曲却不盘桓，每一条皆如怀素狂草，铁画银钩落于虚空，不牵不缠，直指云表。风过之时，枝梢微动，似君子拱手轻揖，转瞬便挺然如初，全无摇摆之态。

忽忆郑板桥《竹石》诗：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此树虽非竹，却得竹之骨——石中扎根，土仅寸许，竟能抗风御雨，守得一身挺拔。

再看其叶，色如深碧琉璃，形如掌而略小，每一片瞿铄抖擞，叶缘微卷却无半分萎顿。曦光穿过叶隙洒下碎金，映得叶背泛着浅银，竟似缀了星子。

俯身窥石缝，见其根须盘石而入，与岩骨紧紧相缠，有的穿石窍，有的绕石棱，如老者青筋暴起的手，攥住生存的希望。

这般绝境，却能抽枝展叶，不由念及陶渊明《饮酒·其八》：“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”，此树亦如青松，于乱石间卓然独立，不与凡木争沃土，只向风云觅生机。

立树前良久，竟忘归途。石静如太古，树挺若君子，风叶相和，似有清响。

忽觉李白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之境，今时亦有——我观树，树亦似观我，以石为基，以风为友，以云为邻，活得这般通透自在。

N灵犀

校园门口的小白杨

寇香

2020年9月，女儿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开始了快乐的小学生活。记得第一天送她时，校园门口栅栏边立着一排小小的白杨树，枝头只有几缕细小的枝丫，稀稀拉拉地挂着几片嫩叶，在秋老虎肆虐的日子里，连一丝阳光都遮挡不住。“妈妈再见！”女儿兴高采烈地挥挥手，扎着蝴蝶结的马尾辫在空中甩了甩，便头也不回地跟着老师奔向教室。我这个新手妈妈站在原地，看着她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拐角，心里既酸涩又温暖。早已忘了三十年前自己第一天上学的情景，只知道这一天大清早就爬起来给她煎爱心鸡蛋，仔仔细细地熨烫校服，把保温杯里灌满晾好的温水，还偷偷在书包侧袋里塞了两块她最爱的草莓糖。

沿着校园围栏慢慢走了一圈，白杨树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，树干纤细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。树皮上还留着前阵子工人修剪时留下的浅痕，摸起来有些扎手。围栏上缠绕的牵牛花刚谢了几朵，紫色的花瓣蜷缩着，像被揉皱的信纸。不远处的操场上，几个早到的孩子正在追逐打闹，笑声像银铃一样洒满校园，惊得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，掠过白杨树的枝头，留下几片晃动的叶影。

那时的女儿总爱在校门口的白杨树下停留等我去接她。春天刚抽新芽时，她会踮着脚尖数枝头的嫩芽：“妈妈你看，又多了三个小绿豆点！”夏天暴雨过后，她会捡起被风吹落的叶片，小心翼翼地夹在语文书里当书签，说要做

树叶标本。秋天落叶满地时，她会拉着我的手，迎着秋风，说这是秋天在唱歌。冬天落雪时，树枝上积着薄薄的白雪，她会仰着小脸问：“妈妈，小白杨会不会冷呀？”我便搂着她的肩膀说不会呀，它们在攒着劲儿长个子呢。

日子就像白杨树的年轮一圈圈悄然生长。女儿的书包越来越沉，她的身高也渐渐超过了栅栏的高度，不再需要踮脚就能摸到白杨树枝。我去学校的次数也从每天接送变成了每周一次，再到后来只能偶尔去接她。但每次路过校门口，总会下意识地看看那排白杨树，它们似乎没什么变化，又似乎每天都在变化——树干悄悄变粗了，枝丫向两侧舒展得更开了，叶片也一年比一年茂密。

四年级运动会那日，我陪女儿到校门口。白杨树已撑起一片绿荫，我正望着，校园广播里的《运动员进行曲》突然响起，瞬间将我拽回旧时光。跑道上孩子们奔跑的身影，满是令人羡慕的朝气。

五年级的最后一天，女儿放学时手里捧着一片大大的白杨树叶，叶片上用彩笔写着“妈妈我爱你”。她神秘兮兮地说：“这是从最高的那棵白杨树上摘的，我贴了三次脚才够到。”我看着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眼眶突然有些湿润。那片树叶我至今还夹在书桌的玻璃下压着，边缘已经有些泛黄，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，像一片永不凋零的心意。

今年9月，女儿升入初中。前几日中午，她

说自己绕着校园走了一圈。话语简单，我却懂她的不舍。五年光阴藏在校园角落，长大的她有了心事，虽不懂别离，眼神里已藏着眷恋。

开学前几天，我又陪她到校门口，发现曾经需要仰视的白杨树，如今枝繁叶茂，浓密的枝叶交织成一片绿荫，将校门口的阳光过滤成斑驳的光点。树皮上的纹路深刻而清晰，像岁月写下的诗行。几个马上入学的孩子在树下好奇地打量着，就像当年的女儿一样，拉着家长的手不愿松开。

在新学校门口，女儿放下拉杆书包，转身抱了抱我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”她的声音已经有了少女的青涩，不再是当年奶声奶气的童音。我点点头，看着她背着书包走向教学楼，马尾辫在身后轻轻摆动，步伐稳健而自信。她停下脚步，回头朝我挥了挥手，阳光落在她脸上，笑容明亮得如同满树绿意。

突然发现，原来不只是女儿在长大，这些白杨树也陪着她一起，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的模样。秋风轻轻吹过，白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在诉说着这五年来的故事。那些清晨的叮咛，傍晚的等待，雨天的雨伞，雪天的暖手宝，都藏在这树影婆娑里，藏在女儿渐渐长高的身影里，藏在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日子里。这些白杨树在风雨中成长，默默守护着女儿成长岁月里的每一段时光，也见证着她生命的绽放。



午后

谢云

N意趣

云洞岩的树

胡美云

云洞岩在福建省漳州市，以岩石磊磊著名。此处有处风景叫“一线天”，两块大石相互倾倒而未全部相拥，留出一线云天。叫“一线天”的地方有很多，多指险绝之地。

走出一线天，便可看见一树纤细秀挺，立于峻峭大石之中，毫无萎靡怯懦之势，但见桀骜不屈精神。树干光滑，树冠繁茂就简，但每一枝都铁画银钩，每一叶都矍铄抖擞，傲然向上，直挂风云。

在黄山、泰山、华山等等，都有这样的石，这样的人。人的出身无法选择，树也是如此。是风吹落了种子，是鸟带到了这里，还是山巔之上的那棵壮硕大树上的果实滚落到这里？它被卡在某一个凹槽、一处缝隙里，风雨唤醒了它，在腐烂或生长的二选一中，它们选择了后者，选择了一条注定艰辛的成长之路。

人与树有相同处，出身无法选择；又有不同处，道路可以选择。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其实树挪未必会死，只是它无法挪动而已。能挪而不挪却把自己逼上绝地的人，必然有一股劲儿。

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会有“一线天”吧？“一线天”是让人窒息、恐慌的，到了出口，见了光，有了自由，有了安全感，忽然看到这棵树，会有头发簌簌直立的震惊，目光由惊讶到叹服到柔

和，然后了然、坚定。

世上有很多这样的树，但因没有站在“一线天”外，所以没被关注，直到终有一天枯朽，或被雷电击倒，终于回归泥土。这也是命运。同样的树，命运也会不一样，就像世上其实有很多郑板桥，很多竹林七贤，但被知道的并不多。

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一线天”，走出来后，一般都会看到类似于这棵树的“树”。被激励或受良心谴责，在于你是什么样的“树”。沒有人去谴责一棵树，哪怕它胖得不成样子，却会臧否一个身心油腻的人。因为人活成什么样子，有什么样的气，什么样的体，都是由选择造成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土壤，而灵魂清冽的人，精神清洁的人，都一定如这棵树一样，生长在“绝地”之上，拒绝膏腴之地的诱惑。

能够飞翔的灵魂，一定是清洁的、消瘦的。世上有许多这样的人，他们保持着向上的姿态，他们是自由的。

这样的人有很多，就像这样的树有很多。这棵长在云洞岩一线天外的这棵树，启迪人心智，受人敬仰，其实是幸运的树，但或许它并不这样认为。按自己的意志活着，岂非就是幸运的、幸福的？就像草一般活在山川大泽城市野村，葆有清洁精神的人。

我想做这样的人，所以我看到了这样的树。

也许很多路过的人，并不在意这一棵树。在意这棵树的人，在任何地方，都会遇见类似的树。

N后花园

老宅

王宇恒

老宅已经可以算得上一道风景了。老宅是姥姥与姥爷的。姥爷去世后，姥姥独自一人居住在这里。

曾经是朱红的大门，如今已经斑驳破旧了。门一点也不高，一点也不宽，只是普通的院门。记得小时候我喜欢拿粉笔在门上乱涂乱画，姥姥总是笑呵呵地把它擦掉。后来再去的时候，墙上多了一块黑板，上面净是小孩的字迹。

从大门走进去，是一条短小的过道，左边是居住的房子，右边是一间放杂物的小房子。这房子又黑又小，落满煤渣和尘土。顺着过道再往前走就到院子了。院子很宽敞，是南北向的。靠房子这一边是几十块砖铺成的，青白色。墙边放着一把椅子，旁边沿墙摆几盆花

草，或堆着做成块的煤。姥爷健在时，就坐在那椅子上，看着孙子们欢快地嬉闹。若近午时，还会听见厨房里传来滋啦一声——这是姥爷在做饭。

青砖以南，是一口井。井的西面是一个很矮的坡。坡的西侧架着一个鸡笼。鸡笼是依着果子树搭的。每当夏末秋初之际，哥哥们总聚在这里，每人手里拿一支长杆。他们都来帮姥爷剥果子，敲下的果子被姥爷分给了几个孩子。

还有那棵果子树正对面的核桃树。核桃树的树叶很大，细细闻还能透出一股清香。女孩子们也经常拜托哥哥摘几片下来，用清水洗净，再从墙脚拔一两根杂草，用石头砸碎——就像中药那样——放在树叶上，再仔细地包成

饺子样、粽子样的小包。包好几个后便欣喜地递给姥姥姥爷看，他们也总是笑眯眯的。

顺着坡再向下走一点就是整片的葡萄藤了。说也奇怪，这其实算不得树。初春时节，家里几个壮男在姥爷的指挥下将木桩、木棍一一搭成棚架，再将葡萄藤、幼苗安置好，葡萄便生了根。夏天时，藤蔓郁郁葱葱，站在葡萄架下面很凉爽。我央求表哥摘一个下来品尝，吃到嘴里竟是比想象中还酸。也只好等到秋天了。然而，到了秋天，若来晚了，便也瞧不见葡萄架上的大葡萄了，姥爷就会说：“来晚了，葡萄被抢光啦！”看见我失望的表情后，姥爷又笑嘻嘻地从背后拿出一箩筐的葡萄来，说：“放心吧！怎么也会给丫头留下的！”

姥爷还有很多角落是我没有到过的。当时只觉得神秘，但这神秘也逐渐消逝了。姥爷的笑容以及老宅，在老宅里居住过、玩闹过的情景，都将是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风景。只因为，它是老宅。

N吟哦

家乡的香樟树

张贤明

1

回想我们的先人，
走出簇子巷，
走出南昌城；
一路北上，
一路北上；
明朝那次大移民，
史书称江西填湖广。

2

移民带来的香樟苗，
走到哪就种在哪儿，
当然都种在他们心上。
往后长成的大樟树，
像撑开的巨伞，
为他们遮风挡雨。
而叫响的樟树墙，
也成了家乡的新名字。

3

虽经岁月风雨的冲洗，
香樟树终年枝叶常绿。
树干也越发壮实，
孩子爬在树上嬉戏。
树根如盘龙卧地，
大人常在龙根上小憩。
但见树迎鸟儿送风，
香樟树成了风景树。

4

赶上改革开放新日子，
香樟树又是福气树。
谁家赶上大喜事，
树上串满红灯笼。
树下摆满迎宾桌子，
亲朋好友喜笑颜开，
未开席就人声鼎沸，
尽兴场面可想而知。

5

如今进入新时代，
家乡有了文化旅游局，
古树香樟备受保护。
大樟树被统一编号，
大樟树成为村落标志。
香樟树结缘樟树墙，
樟树墙平添知名度。

N足迹

重游中山公园

余水木

前几天，送外孙去银川市湖滨西街体育小区学打乒乓球，时间大约一个小时。趁这段空闲时间，想到街上随便走走。

出了小区的大门，沿着湖滨西街向东走了约50米，看到栅栏北面的中山公园有一个小门能进去，便欣然前往。

公园内绿树成荫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晨风中，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追趕着草地上的鸟儿；年轻人则健步如飞，透着虎虎生风的活力；老年人三五成群，悠闲地打着太极；姑娘们伴着优美的音乐，跳起欢快的舞蹈。

来到湖边，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金光。湖面上有许多各式各样、五彩缤纷的游艇，供人们游玩。游艇前端印着各种动物图案，它们载着游人在湖面上悠然穿行，令人心旷神怡！

眼前，许多锦鲤在水面上快乐地游来游去，不少游人被吸引过来：有人买了鱼食投喂，有人则把手中的面包撕成小块丢进湖里。不一会儿，锦鲤便游了过来，争先恐后地争抢食物；它们的颜色有黑有白、有橙有紫，色彩鲜艳亮丽，在碧绿湖水的衬托下，愈发美丽动人。

一群白鸽在湖面上自由地飞来飞去，湖边成排葱绿的柳树在微风中轻拂，宛如丝带。一座高大坚固的拱桥横跨湖面，稳稳地横卧在碧波之上。此情此景，不免勾起了回忆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被推荐上了高中。兴奋之余，想给在城里上班的侄儿一个惊喜。

来到小哥家，第二天就是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。小哥带着我，还有侄儿，三人一起去中山公园。当时，进公园要门票。小哥知道我的口袋比脸还干净，是他买的票。进去刚转了一会儿，六岁的侄儿要吃冰棍。当时，冰棍五块钱一根，我们拿出五块钱，侄儿哭了。对此，至今还深感内疚。时过境迁，每每提及此事，我总会对侄儿说：“要知道你这么有出息，当时就算把裤子扣给老板，也得给你弄一根冰棍来。”侄儿听罢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林荫小道两旁笔直挺拔的杨树，是1970年栽的。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它们见证了公园里的风风雨雨，也见证了这里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转眼，接外孙的时间到了。近年来，我因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病，曾经在某一个地下车库停车后，回来时找不到自己的车了。后来在保安的协助下才找到。从此以后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走到哪儿就在微信里给自己发个定位，以免尴尬再次发生。

回来时，按照导航原路返回。可进来时的小门，竟然被锁上了。眼看离外孙下车课时间越来越近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和懊悔，在导航的协助下，终于从公园另一个门走出来。

看来，人生不能走捷径。有些捷径，也许就是陷阱；抵制诱惑的办法，就是远离诱惑。